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之一

弁一

紫壺道士謝顯道編

真師海瓊白君與鶴林彭耜紫元留元長於
中秋之夕星垂月落煙起露下千家閉戶一
踞無人相與攜手過榴花洞頃臾天曉盤礴
忘歸坐於磐陀之上命二子共席左右焉顧
謂之曰天上人間今夕何夕神霄踞邈紫府
人稀二子學仙久矣顧無疑可以問乎

真師曰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是

說得好也後人謂之道謂之心謂之性謂之
者謂之者謂一念者謂法謂教謂術謂情者
鳴乎枝分派別豈知乎有物混成者存哉

真師曰大造無聲風自鳴籟自動冬去冰湏
泮春來草自生燕夏至鴻秋歸霜天梅花開
月夜瑩火明此自然而然爾參到此處口欲
言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 真師曰天造無

為元功不宰或問何如曰巢知風穴知風噫
人哉 真師曰世間所有一切法法中所有
一切門此皆合藥之方治病之藥也須知湯
使其藥始驗或問湯使何如曰心乃法之湯
使也 真師曰一日雷部將吏報言但有一
處安香爐即是神霄玉清府 元長問曰經
中有謂神女三千六百常在我傍呪中云云
勅吾身中三萬六千神夫經呪皆太上語也

謂之有耶無耶真耶妄耶答曰夫人身

有

內三寶曰精氣神是也神是主精氣是客吾
是主金童玉女是客所言神女三千六百及
乎三萬六千神者此皆精氣所化今人心猿
意馬一日千里又況精衰於淫氣竭於嗔更
且眼隨色轉耳被聲瞞所益於己者幾何而
所喪者不可勝言也曾不知神光外散氣力
四馳既精氣不存而欲金童玉女在左右可

乎萬神一神也萬氣一氣也以一而生萬攝
萬而歸一皆在我之神也 貞師曰人之一

念聚則成神散則成氣神聚則謂之魂氣聚
則謂之魄生曰人死曰鬼陽曰魂陰曰魄

真師曰壯斗經非太上所作蓋漢時張正一
所紀太上之旨以爲之今人不知經旨徒然
瞻星禮斗夫人之身所有一氣東升西沉上
升下降亦如天地天地之氣曰陰與陽分陰

稟赤如之若夫天之北斗晝夜常輪以人
陽以定時刻故天地以之常存胡不思人身
一氣統之者誰能知所統之者則知身中之
北斗也斗經云家有北斗經六畜保興生此
蓋身中北斗宰制其氣則眼不欲視耳不欲
聞鼻不欲香舌不欲味身不欲觸意不欲思
畜此精華自然至於宅舍安寧子孫榮盛也
真師曰北極驅邪院本只有崔盧鄧竇四將

今却增四名梅仙考召院本只有潘耿盧查
四將今亦增四名此皆後人所增即非本法
所有 真師曰古法官有用黃劉二將者又
有高丁二將者復有用焦曾二將者用桑何
二將許謝二將者在其所受於師者用無不
靈驗 真師曰天心紫文云三元洞虛五行
洞華八卦洞晨十方洞真今人行八卦洞晨
法却使動神字是不知其所始迷以傳迷有

如此者 真師曰古無酆都法唐末有

吳先生始傳此法於世以考召鬼神其法中

只有八將三符四咒及有酆都總錄院印後

人增益不勝繁絮似此之類安有正法 真

師曰法中明言壯極驅邪院蓋云天機院是

故南極有天樞院如天上左有天樞省右有

天機省緣天機是壯極之內院驅邪則外院

也彼天樞亦是南極之內院而南極又有進

奏院在外也 杞問曰人之一念自可感動

天地今凡發章奏差將吏既以焚化自可上
達又何謂六天妖魔得以遏截者耶荅曰一
念之誠與道合真故可感召真靈無疑矣古
者有孝心有誠心有義心有慈心有剛心有
忠心皆於腸蠻之間感天動地蓋其一心之
專一念之正所以然也今人焚章䟽達帝宸
此則科教使之爾緣心念之感如以箭射物

也彼章疏之感如持鎗刺物也箭雖遠而急
至鎗雖近而難及故章疏是有形之物妖魔
得以遇截如心念出於無形則妖魔如何遇
截也元長問曰夫人念念紛起起滅不停因
何此念不能感召答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
雙目瞪視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動心無異
緣意不妄想六根順向首尾一直所以舉無
不中者也 真師曰混沌既分三才始立人

居天地之中其形雖小其神實大其形雖俾
其神實高玉蟾向時詣闕奏事其章疏上寫
字如粟及至天都其字如盞始者在人間時
章疏之紙亦甚短小及至天中章疏高丈餘
闊二丈以此觀之大梵隱語所謂雲烝結成
一丈之餘天真皇人按筆乃書此之意也昔
者觀清源志見天書于龍潭之上有曰詔黑
赤示之鯉魚昌黎辨之曰此上帝斬龍之文

也其字不過一寸想其在天亦不止一寸也
以今觀之此無他天大所變者大人小所現
者小譬如人之照鏡鏡大面亦大鏡小面亦
小自今而後凡有章疏紙湏高一尺不可過
高字湏大如粟不可過大字語不誣也元長
問曰掌疑鍊度是兩件事不知是否答曰度
人經云生身受度一也又云死魂受鍊二也
今觀朱陵景仙度命錄文有曰南昌宮所攝

二宮一曰上宮一曰下宮上宮主受鍊司事
下宮主受度司事生身在下土故以下宮主
之魂魄升上天故以上宮主之總而名之曰
朱陵火府亦曰南昌鍊度司今人所稱南昌
上宮受鍊司真官典者所用受鍊司印却併
主生身受度符籙事委是無據旣言南昌受
鍊司而又稱上宮受鍊司此又無據今不須
言上宮下宮亦不須說受鍊受度但云南昌

鍊度司却用本司印方有所本爾其印文曰
南昌鍊度司印只用人間疊篆方圓一寸三
分元長問置步如何答曰置步多禹禹步惟
五龍合五行久久升舉大率置步多以五步
推五行生尅步之如猶犬之伏蛇進五步退
亦五步進七退亦七四方按五行生成之數
及至蛇伏然後害之但看伏鼠亦然且猶犬
之伏蛇進退之間或為人所衝擊或為人所

叱喚纔轉身即蛇得而害之蓋罡步不成也
如八門遁甲隱身遁形之法大要在罡步神
哉相問世所傳陰陽斗亦有疑焉答曰今人
以左脚起初星念魁至罡為陽斗以右脚起
初星念貪至破為陰斗謬哉是無據之論也
飛神謁斗經云順則為陽逆則為陰從魁至
魁則為順自魁而魁則為逆大要只云子歆
飛神莫忤真人真人第三星也外此皆丁步

丁步則為踏單步則為點如曰不然吾不知
矣相問召將或用叱咄可乎答曰前輩有云
敬之如君父驅之如僕使蓋呼召將吏之說
則是以神感神也人若無威則神不全凡呼
召時須是秉太上之勅命則左右呵斥儼然
若存度幾可以我之神而役彼之神也 真
師告相云今但專佩一籙專受一職專行一
法專判一司文字於一司將吏前專用一符

一水不過只是心與神會用之則靈耳恰如
真龍但一滴水便作滂沛豈用如許繁耶元
長問曰近世有行靈寶法者不曰無此法也
復有行圓通法者亦不曰無此法也更有行
混元法者亦不曰無此法也然其門類之多
呪訣之繁而於道則不甚正一也古者以正
一傳教故所行之法簡而且易今日靈寶何
異圓通今日白圓通何異混元何異

正一夫人之心本自圓通本自靈寶本自正
一本自混元以人之一心而法出無窮無盡
之法蓋如天之一炁生育萬物也而又曰混
元是一階靈寶是一階圓通是一階正一是
一階譬如杜鵑鳥或曰子規或曰謝豹或曰
白帝魂或曰映山紅或曰搗藥禽或曰蜀鳥
其實一杜鵑也 貞師曰法法從心生心外
無別法元長問曰近觀靈寶法之旁門又有

曰圓通一法復有太上淨明院法一階或有
用太上淨明院印者或有用圓通印者其印
文有靈寶圓通混化玄秘八字列於八方其
印之中又有司院省府四字其印內文却圓
外文却方蓋取圓通之意以愚意觀之靈寶
圓通混化玄秘此心印也故歆以此木印而
盡此八字可乎所謂司院省府此靈臺也故
欲以此木印而為此司院省府可乎殊不知

靈寶本是圓通圓通本是淨明又何必尋枝
摘葉而許之繁哉答曰誠是圓通法所造一
顆印說要圓通却不圓通元長問曰巫法有
之乎其正邪莫之辯也答曰巫者之法始於
娑坦王傳之盤古王再傳於阿修羅王復傳
於維陀始王長沙王頭陀王閭山山在閭州九郎
象山七郎橫山十郎趙侯三郎張趙二郎此
後不知其幾昔者巫人之法有曰盤古法者

又有曰靈山法者復有閭山法者其實一巫
法也巫法亦多竊太上之師故彼法中多用
太上呪語最可笑者昔人語巫法之符不草
書太上在天今之巫師不知字義却謂大王
在玄呵呵元長問曰法中念呪何如荅曰呪
者祝之義也夫祝之之意欲以達乎天地神
明果爾則世間善惡之祝在在報應耳今又
不然何哉是未知所以呪之之意也夫并蛙

之聒大清穴蟻之噪上靈則猶今人之祝也
是豈可以祝取報應哉如法中呪語一則太
上金口所宣二則徃徃皆將吏旗號所以呪
之要在乎法法所以呪將吏以從之高真亦
聞之如今人念呪之不効者何哉蓋不審此
呪意也呪之意義貴乎心存目想則號召將
吏如神明在前之說元長問曰救苦經云天
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太玄無邊際妙哉大

洞經或以為陰陽二炁七十二候是否答曰

此乃人身中事也泥丸象天屬乾

乾數四乾金甲子金

數四乾用九

尾閭象地屬坤

坤數六坤用六

故四九三十

六則謂之天上六六三十六則謂之地下此

言人之頭上有三十六脉腹下有三十六絡

天地亦如之惟人之心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故曰太玄無邊妙哉太洞也相問曰有五戒

其一曰不飲酒然酒亦不害於道愚恐昏迷

其性故也酒果其戒乎答曰藏經太上云高
才英秀惟酒是耽麴蘖薰心性顛倒破壞
十善興起十惡四達既荒六通亦塞真師
告柅云女仙萼綠華為羊權曰修道之士視
錦綉如弊垢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瓦礫無
思無慮無事無為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
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
世人行嗜慾我行介獨世人學俗務我學恬

漢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
長生 真師曰古人有言智過於師方堪傳
授智與師齊減師半得而況書云師勞而功
半師逸而功倍者此也 真師曰天下物惟
有水銀與腦子假不得教中以精比水銀謂
之汞以頭髓謂之腦蓋水銀易飛腦子易走
且如水銀腦子雖封鎖在密處但有所引
之飛走則失其所在如椒之透水銀是也今

人精髓多為淫所攝遂至枯竭哀哉 真師

曰先師陳泥丸昔在徽廟時嘗遇大洞真人
孫君與之曰昔者元始天尊與太上老君所
說經採撫編錄自成一藏且如北斗經南斗
經消災經常清靜經天童經靈寶度人等經
玉皇天尊號從上諸事皆有實跡相問曰今
之瑜珈之為教者何如荅曰彼之教中謂釋
迦之遺教也釋迦化為穢跡金剛以降螺髻

梵王是故流傳此教降伏諸魔制諸外道不
過只三十三字金輪穢跡呪也然其教中有
龍樹醫王以佐之焉外此則有香山雪山二
大聖猪頭象鼻二大聖雄威華光二大聖與
夫那叉太子頂輪聖王及深沙神揭諦神以
相其法故有諸金剛力士以為之佐使所謂
將吏惟有虎伽羅馬伽羅牛頭羅金頭羅四
將而已其他則無也今之邪師雜諸道法之

辭而又步罡捻訣高聲大叫胡跳漢舞搖鈴
撼鐸鞭麻蛇打桃棒而於古教甚矣其真似
非釋迦之所爲矣然瑜珈亦是佛家伏魔之
一法招問曰鄉間多有喫菜持齋以事明教
謂之滅魔彼之徒且曰太上老君之遺教然
耶否耶答曰昔蘇鄰國有一居士號曰慕闍
始者學仙不成終乎學佛不就隱於大那伽
山始遇西天外道有曰毗婆伽明使者教以

一法使之修持遂留此一教其實非理彼之
教有一禁戒且云盡大地山河草木水火皆
是毗盧遮那法身所以不敢踐履不敢舉動
然雖如是却是在毗盧遮那佛身外面立地
且如持八齋禮五方不過教戒使之然爾其
教中一曰天王二曰明使三曰靈相土地以
主其教大要在乎清淨光明大力智慧八字
而已然此八字無出乎心今人著相修行而

欲盡此八字可乎况曰明教而且自昧 真

師云或凡或聖如影隨形一為無量無量為一譬彼日月現於衆水日月之光本無彼此

隨水而生逐眼而現一水千眼千目千月一

水一眼一日一月千水一眼一日一月千水

千眼千目千月如影隨形亦復如是取亦不

得捨亦不得不取不捨亦不可得相問曰世

之所言陰丹陽丹此外丹耶內丹耶答曰外

丹難鍊而無成內丹易鍊而有成所為陰丹
陽丹者即內丹也丹者心也心者神也陽神
謂之陽丹陰神謂之陰丹其實皆內丹也脫
胎換骨身外有身聚則成形散則成炁此陽
神也一念清靈魂識未散如夢如影其類乎
鬼此陰神也今之修丹者可不知此真師
告元長曰赤靈玉文云東極寶華西極太清
北極驅邪南極天樞此乃四極而中極五雷

實掌四極之司今都天大雷盡出神霄王過
之上謂之景霄大雷景霄雖在神霄之下乃
元始駐蹕之司向者天真遣狼邪猛吏雷部
判官辛漢臣授之先師陳翠虛翠虛以授於
我今以付子子宜祕之 真師曰神歸浩渺
須彌小炁入虛無芥子寬 真師告祖曰爾
謂十一曜呪誠是太上所說明矣乎曰誠哉
曰嘻彼呪中有謂甘石推流伏然甘德石申

皆星翁也却是春秋戰國時人甘石未生此
經先有質之於此豈太上語哉嘻 真師告
元長曰爾謂世間混云如意之法誠然乎曰
然曰嘻彼法中有咒云壯極佑聖真君律令
又曰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律令果爾則可
疑也佑聖乃周時人天師乃漢時人若是混
云法已在太上之先亦不應用太上老君律
令也況佑聖與天師乎何哉謂混元也嘻相

問曰近聞圓通一法嘗竊疑之彼之法印內
圓外方中有五行外有八卦省府司院列於
四方以靈寶圓通四字為宗以混化玄祕四
字為本其間掇拾諸法符圓呪訣創為一家
謂之圓通大法先生然之否乎曰神無方故
曰圓炁無體故曰通古者圓通之說即是神
炁混合出入虛無還返混沌今若以形器卦
數為之其與真箇圓通不亦遠乎況古無此

法鳴乎邪師過謬非衆生咎

貞師告相云

汝知斗中擎羊陀羅二使者否曰願聞其說
曰擎羊乃人間之字在天上則是掌善之音
陀羅乃人間之辭在天上則是都大之字擎
羊使者手執玉瓶金色蓮花陀羅使者手持
金盤白獬首香爐若世俗之見誤矣 真師
曰先師嘗言人間有甚快樂也然苦樂常相
循環樂無百年苦有萬劫今之世者有錢底

守死無錢底討死未見天下人與錢爭命不
與命爭錢噫 真師告元長曰爾知吾所說
法皆心法否曰知之曰如何是心曰不知曰
爾既不知何以行持曰凡所有法無非心法
曰爾且行持久而知之知則不知不知則知
爾雖不知何異於知相與元長聞斯語已踴
躍悲慨大有驚悟海瓊君突而起

傳度謝恩表文

高上神霄玉清府雷霆令統五雷將兵提領
雷霆都司鬼神公事臣玉蟾言以今月十五
日伏為上清太華丹景吏神霄玉府西臺令
行仙都風雷判官臣彭杞上清太洞玄都三
景法師太乙雷霆典者九靈飛步仙官簽書
諸司法院鬼神公事臣留元長太上正一盟
威法師充驅邪院判官南昌典者九靈飛步
仙官兼管雷霆都司鬼神公事臣林伯謙太

上三五都功職錄神霄玉府右侍經臣潘崇
吉太上三五都功職錄神霄玉府右侍經臣
周希清太上三五都功法錄弟子奉行天心
正法驅邪院判官兼幹五雷使院事臣胡士
簡太上正一盟威法師行上清混元天心五
雷大法差克主管驅邪院事兼雷霆都司事
臣羅致大太上三五都功紫虛陽光祕籙第
子行上清壯極天心正法金闕內臺鍊度典

者驅邪院右判官臣陳守默太上正一盟威
法師行靈寶天心玉晨五雷大法九靈飛步
仙官主管驅邪黃籙院事臣莊致柔等臣付
以道法奏准玉格注授前件差遣即日具表
恭詣闕庭稱謝天恩者伏以法有正傳宰相
承於師訓職無虛授期仰答於天恩敢因拜
貺之私輒控由中之悃臣等蟪蛄如幻螻蟻
何知忝編中國之氓實出大鈞之造仰乾坤

之覆載荷日月之照臨坐食懷慚奚功及物
深為曠劫以迨今生粵有此身而迄茲際三
惡不善殺盜邪淫六根無明貪嗔癡愛罪洪
如海業重於山賴上真開懺謝之門使至蠢
有披陳之跡既與原已往之咎復為弭未萌
之災更昧皈依實負陶鑄夙緣契道遇神霄
五雷之書凡質希仙受太上九靈之旨故得
掌心握印筆下飛符役使風霆區別人鬼濟

生度死輔正除邪豈墮身於塵坌之間敢飛
步於群聖之上古來傳授今故奉行內鍊刀
圭外儲功行體天心化佐國救民恭惟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長生大帝陛下道大難
名德博而博群生父母三界君師端九旒於
萬炁之先御八極於太空之表慈悲濟世方
便度人臣剡牘東臺厠員西府講分符破券
之典效軟血飲丹之儀誓領將吏以立殊勲

全賴符圖而闡大教淵衷俯鑒真蔭潛孚願
清海嶽之埃而鎖妖魔之洞庶闢虛無之闢
再揚正一之風干冒天威遵稟帝命如蒙覆
護俾遂設施體未洞真胎炁更資於玉炁神
其入妙心天凡合於璇天臣等謹具表奏以
聞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謹言

太歲戊寅嘉定十一年十月

日具位臣王蟾表奏

神霄吟三絕

渺渺神霄天玉京何岩崑瓊花露濕蘂琪樹
風鳴條瑤妃侍雲笈羽童舞金翹嗟彼世間
人紅塵徒朝朝

紫瓊飛清都翠雲護絳闕不見有星辰俯視
但日月下世二千年不敢向人說吾已成金
丹留下飛仙訣

玉皇香案吏金闕禁垣卿寶爐烹日月鐵尺
鞭雷霆曉鍊西山雲夜煎壯斗星城南告樹

精吾家在瑤京

吾師海瓊君飛錫於康廬之間嘉定戊寅
春有書相期於武夷予以宗幕啣檄中都
夏往秋回價舟於尋盟杳不覓遂留三絕
以紀曾經云細君周希清聯鑣來游是年
重九紫元子留元長子善書

止止菴前九曲溪我來倚櫂對斜暉逢人還
問師歸未但見龍蛇壁上飛

真師墨跡
飛動壁間

飛步來尋換骨巖空餘遺蛻定琅函此元豈
是無仙分底事憑誰爲指南

今朝恰恰是重陽洞裏風飄桂子香却與細
君同採菊歸來滿泛九霞觴

飛仙吟贈留紫元

夜騎玉鰲採明月藥殿瑤臺寒徹骨三十六
天不閉門風吹琪花散飛屑簫韶鳴處隊伏
多八萬霓裳歌白雪紫皇宴罷駕方出整衣

端簡去朝謁火鈴將軍呵一聲左右萬真聳
毛髮奏云臣是雷霆吏舊因罪去辭丹闕紅
塵埋身平至耳餐青飲綠守苦節飛神登天
來正渴是帝有酒覓一吸使臣一醉放臣歸
歸去人間向人說鳳凰閣下問歸途瓊童玉
女却問予天上日長太清虛人間還似此間
無搖頭不答徑拂袖白雲眇眇迷清都洞中
猿鶴更相認白石爛弓青松枯

華陽吟三十首

家在瓊崖萬里遙此身來往似孤舟夜來夢
起西風去目斷家山空淚流

海南一片水雲天望眼生花已十年忽一二
時回首處西風夕照咽悲蟬

一從却別海南船身逐雲飛江浙天走遍洞
天尋隱者不知費幾草鞋錢

白雲和我到天台眼入青山意豁開到彼山

中還又起空令到處夜猿哀

拄杖尋身入武夷慢亭峯下雪花飛行從九
曲灘頭看萬壑千巖翠打圍

武夷結草二年餘花笑鶯啼春一壺流水下
山人出洞巖前空有鍊丹爐

得訣歸來試鍊看龍爭虎戰片時間九華天
上人知得一夜風雷撼萬山

白馬江頭嘯一聲紅光紫霧水中生急抽匣

內青蛇劍纔得黃河徹底清

渴飲金波數百鍾醉時伏劍指虛空脚根戲
躡交乾斗長嘯一聲天地紅

移將壯斗過南辰兩手雙擎日月輪飛趨崑
崙山上出須臾化作一天雲

戲泛金船到海涯暗隨海水度流沙一從登
着蓬萊岸去看瓊臺閭苑花

人身自有一蓬萊十二層樓白玉階姮女金

翁常燕會堂前夜夜牡丹開

怪事教人笑幾回男兒今也會懷胎自家精
血自交媾身裏夫妻是妙哉

一吟一醉一刀圭真氣真精滿四肢若到酒
酣眠熟後滿船載寶過曹溪

元神夜夜宿丹田雲滿黃庭月滿天兩箇鴛
鴦浮綠水水心一朵紫金蓮

飢餐一兩黑龜肝寒向丹田猛火山但見心

頭無點事不知人世有飢寒

青牛人去幾多年此道分明在目前欲識目前真的處一堂風冷月嬋娟

片餉工夫鍊永鉛一爐猛火夜燒天忽然神水落金井打合靈砂月樣圓

一泓神水滿華池夜夜池邊白雪飛雪裏有人擒玉兔趕教明月上寒枝

不動絲毫過玉關關頭自有玉景山能於山

內通來往風攪九天霜雪寒

誰識週天造化功于今蹙在片時中只將鉛
汞入真土鍊出金花滿鼎紅

昨夜三更雷撼山九天門戶不曾關曹溪路
上分明見有箇金烏入廣寒

曹溪一踏透泥丸只在丹田上下間解使金
翁媒姹女朝雲暮雨滿巫山

祇將戊己作丹爐鍊得紅丸化玉酥慢守火

又三百日產成一顆夜明珠

絳闕仙都一散郎偶來人世且佯狂身中自有長生寶夜夜飛神謁上蒼

家在神霄九炁天天中樓殿貯群仙偶然來到人間世料想神霄未一年

玉皇殿下一仙童曾掌符書守禁宮因甚俗緣猶未斷于今幻質入塵籠

氣蓋山河心膽麤不能學劍不搜書夜來掇

得乾坤動火候溫溫守玉爐

夢幻之身不久長桑榆能機耐風霜何如跳
去利名窟贈汝長生不老方

拈美溪山詩伎巧吐吞風月酒神通且將詩
滿人眼出入紅塵過幾冬

題天慶觀

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蠟阿休休我無叟
尾乞憐態早作灰心不仕謀已學漆園耕白

北甘為關令候青牛刀圭底事憑誰會明月
清風為點頭

題嶽詞

南來一劍駐三山分得平生風月懽誰卒旌
陽應施藥本求勾漏為修丹蒙莊且慕漆
祿李老聃為柱下官我視榮華真慣見何如
早鍊碧琅玕

乳燕飛華屋

極目神霄踞斗杓南丹華翠景紅霞紫霧手
折琪花今似夢十二樓臺何處猶記得當時
伴侶東府西臺知誰主憶當時自瀉金瓶兩
人間事等風絮

上皇赫赫雷霆主我何緣清都絳闕遽成千
古白鶴青鳥消息斷夢想鸞歌鳳舞應未得
翻身歸去業債須教還淨盡這一回暈遍紅
塵苦歸舉似西王母

又

月挿青螺髻柳梢頭夕陽荏苒西風搖曳數
粒蒼山粘遠漢樹色煙光紫翠飛騎氣半醒
半醉劒跨秋空磨星斗指金童不得鳴金轡
恐驚動紫清帝

浮雲飛度蓬萊水憶山中松寒露冷猿啼鶴
唳家在武夷巖谷裏一畝煙霞活計嘆捫指
人生百歲蘭畹芝田幾今古洞門前小鹿啣

花戲不知有人間世

贈藥珠侍經潘常言

一點紅塵惹入心
藥珠殿上墮遺簪
當時同降瑤臺路
只是于今彭鶴林
夢到人間不知
退夜夜窻下調玉
琴笑指神霄歸未
得絳闕清都煙靄
深

贈紫華侍經周希清

螭首蛾眉天上人
不知何事到紅塵
神霄藥

笈今誰侍紫府琪花不敢春
無夢去陪玉母
宴前生多事紫虛身寄言
尋取蓬萊路風送
雙鸞上太昊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之一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from an old book. The page features vertical ruling lines, suggesting it was once used for writing or accounting.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faint, irregular stains and discoloration, particularly towards the bottom and right edges,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